

南北朝新语

〔明〕林茂桂 撰 詹子忠 评 高洪钧 校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封面设计 宗强
责任编辑 赵娜



ISBN 978-7-80696-391-3



9 787806 963913 >

定价：35.00元

I242.1/52

2007

南北朝新语

「明」林茂桂 撰 詹子忠 译 高洪钧 校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0644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北朝新语/(明)林茂桂撰;詹子忠评;高洪钧校

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5

ISBN 978-7-80696-391-3

I. 南... II. ①林...②詹...③高... III. 笔记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087 号

南北朝新语

(明)林茂桂/撰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市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460000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80696-391-3

定价:35.00 元

出版说明

《南北朝新语》四卷，明林茂桂撰，詹子忠评，天启元年辛酉（1621）序刊。四周单边，分上下两栏：上栏高2厘米，无界行，行满6小字，为詹子忠评语；下栏高15厘米，有界行，每半页9行，行18字，为林茂桂所撰正文。

林茂桂，字德芬，明代福建漳浦镇海卫人。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进士，授深州知州。清康熙《漳浦县志》卷15《人物》本传载：其“一意为民，有人命立往视之，虽穷乡远村必亲至。……深（州）故有二属邑，皆进士为之往。时州守与为敌乱，而茂桂执故事如属官，竟为所中罢归。为诗文下笔立就，与戴燾、张燮、何乔远有夙好。其家文酒相命，四壁萧然，人谓廉吏不可为矣”。

林茂桂在《南北朝新语》自序中说：“余雅好齐、梁间绮语，少年浮猎一二，以供操觚，未能概睹其盛。归田三十年来，乃得游意恣收。……常恨刘义庆不生于武德中，尽两京八朝两觐缕之，俾后之捉麈者得以窥炙辘轳河之奥，而摘藻者亦得以穷游鱼翰鸟之趣。几上置《世说新语》一篇，思有以拟之。……屏居无事，辄取南北朝汇之，积以岁月，不觉成帙”，是为《南北朝新语》。

《南北朝新语》是续《世说新语》两作。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主要记东汉至东晋间轶事琐语。而此《南北朝新语》，则是继前书专记南北朝人事。虽在其前，已有明人何良俊（字元朗）仿《世说》而撰《语林》，记两汉至宋元间（含南北朝）事，但“事辞杂出，元美氏（王世贞）辄有影响之讥。是以删者十七，存者十三，始为《新语

补》。今德芬林氏，取南北佳事佳话，辄为四卷，亦称‘新语’，于以羽翼临川，而节缩元郎，用志勤矣，厥功伟矣”（詹子忠语）。

《南北朝新语》主要取材于《南史》和《北史》。而《南·北史》则又是删节南朝《宋》、《南齐》、《梁》、《陈》和北朝《魏》、《北齐》、《周》、《隋》八书而成。“八书”是唐及前人作，有的就是南北朝时人，如《宋书》为梁沈约撰，《南齐书》为梁萧子显撰，《魏书》为北齐魏收撰。故《南北朝新语》和宋刘义庆撰《世说》一样，仍保留有魏晋遗风，“非齐、梁间语，略不置喙”。

但《南·北史》在删节“八书”时，由于作者疏忽而造成某些史实错误，甚至文气不接，辞义晦涩（见《南·北史》出版说明）。而《南北朝新语》更由于刻校不精，错误多多；有把人名刻错的，如到洽、到溉作“刘洽”、“刘溉”，宇文述作“宋文述”，陆果作“陆果”，何逊作“何选”，李珪之作“季珪之”，曹武作“贾武”，许惇作“宋惇”等。有把人物关系搞错的，如说张白泽为张袁之子，裴昭明为“松之之子”，其实都是孙子辈的；柳世隆也不是柳元景子，而为其侄。也有把情节搞错的，如《北史》原文载，陆“政性至孝，其母吴人好食鱼，北土鱼少，政求之常苦难”。而《南北朝新语》则作“陆通字仲明，性至孝，其母吴人好食鱼”。陆通是陆政的儿子。又有漏了关键词而使文意混淆的，如《南史》原文载，“谢晦为太尉主簿，从征司马休之。时徐逵之战死……”而《南北朝新语》则作“谢晦为太尉主簿，从征徐逵之战死”，竟成谢晦战死了。更有大段文字脱落，词不达意的，如《北史》9/2790 卷 83《文苑·樊逊》载：“杨谕言于众曰：‘后尘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廉；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而《南北朝新语》却写成了“樊逊字孝廉，擢第一。杨谕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几案’”。中间漏了一大段，几案后也不知所云，显然这段文字是不完整的。

为此，笔者根据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南·北史》和其他八书，对《南北朝新语》进行了校读。由于《南北朝新语》里人名混乱，有些人无法从传记人名索引里找到，只好根据故事情节或关键词，重新阅读《南·北史》；《南·北史》里没有的，还得看其他八书，工作量是很大

的。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最后还是找到了《南北朝新语》里所有故事的出处,并进行了校勘。其处理方法是:先将《南北朝新语》里每则故事中有脱漏的字词用方括号[]补进、标点,以使读来通顺。如前说谢晦例,即作“谢晦为太尉主簿,从征[司马休之。时]^①徐逵之战死……”方括号左上角的①,是校注部分注释的序号,说明是据《北史》补的。如遇有与《南·北史》或其他八书原文有歧异的,也顺序编号作注。校注部分先是说明故事出处,如前述樊逊例,即是说该故事见自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第9册第2790页卷83《樊逊》传;若是附传,则作某某传附,以便读者查找。

在校勘《南北朝新语》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发现,点校本《南·北史》也是有失误的。除有些错别字未校出外,还有如《南史》4/1177“胡楷就梁州刺史”,脱一“之”字,应为“胡楷之”。又如《南史》3/772“舍人弘兴宗为文帝爱遇”,弘指王弘,兴宗为蔡兴宗,中间应用顿号分隔,作“舍人弘、兴宗为文帝爱遇”。再如《北史》1/210“子如历位显,智不善终”,应断为“子如历位,显智不善终”,因为司马子如和贾显智是两个人,列传中有记载。所以反过来,有些地方,《南北朝新语》也可供《南·北史》再版时修正参考。

《南北朝新语》是一部志人小说,又称文言笔记小说。它和《南·北史》不同之处在于:《南·北史》是用家传形式,按世系,将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全面叙述。而《南北朝新语》则是摘录《南·北史》人物列传中的精彩片断,或取其言,或录其事,根据内容属性,分类混编,所以一人往往可在多处出现。全书凡四卷,设62个门类,收故事2270则,“品目倍于《世说》”;另有詹子忠的评语882条,就像梁刘孝标注《世说》,可起点睛作用。

《南北朝新语》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为人、为官、为政、为学,为才艺,反映了南北朝时的人文历史。如卷一《严正》门里有文谓:“裴粲沉重善风仪,仆射高攀以外戚之贵,势倾一时,朝士咸望尘拜谒。粲候攀唯长揖而已。及还,家人尤责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又有文谓:“宣帝在东阁,问复以立身之道。复对曰:‘俭为德之恭,侈为

恶之大；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圣人之训，愿陛下察之。”二个例子，虽然不是最典型的，但也说明了人应该怎么活着。

《南北朝新语》和《世说》一样，语言很简练，往往用淡淡数笔，就塑造了一个人物。如卷一《孝义》门有则故事载：“王僧孺五岁便机警，问《孝义》何所述？曰：‘唯忠孝。’曰：‘若尔，愿常读之。’有馈其父冬李，先以一与之，不受，曰：‘大人未见，岂容先尝。’”又《烈义》门有故事云：“主书舍人张文伯，奉使徐州。时法僧将为逆，谓文伯曰：‘我欲与卿去危就安，能从我否？’文伯曰：‘安能弃孝义而从叛逆！’法僧命杀之，骂曰：‘仆宁死见文陵松柏，不生作背国之虏！’”真是“片言贮不尽之义，一字作生平之目”。

《南北朝新语》里的每则故事，都是想要说明一个问题的，因此极具思想性。如卷四《嘲诋》门中有文谓：“祖莹常与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窃他文以为己用”。又有文说：“河间太守崔谌，恃其弟运势，以李绘乞麋角鸩羽。绘答书云：‘鸩有六翻，飞则冲天；麋有四足，走遍入海。下官肤体疏懒，不能近追飞走，远事佞人。’”表达了不趋权要的刚方之气。再有文载：“有人尝求为吏部郎，何尚之叹曰：‘此败俗也，官当困人，人安得困官？’”颜彦之大笑曰：‘我闻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势。彼世之所求，子何疑焉。’”反映了当时官场的腐败。

《南北朝新语》是林茂桂罢官后作，故书中也借古讽今蕴舍了他“牢骚愤懑之气”。如卷四《纪缪》门有文载：南阳王“綽为冀州刺史，好裸人画为兽状，纵犬噬而食之。有妇人抱儿在路，走避入草。綽夺其儿饲波斯狗。妇人怒号。綽怒，又纵狗使食。狗不食，涂以儿血，乃食焉。”詹子忠评云：“残虐殆甚。”又如《俭嗇》门载：“郑羲为兖州刺史，多所受纳，又性嗇惜。人有礼饷者，不与杯酒膏肉，而西门受羊酒，东门沽卖之。”把接受的贿物变卖成钱，反映了封建官吏的贪婪与吝啬。再如《黜货》门有文载：“元修义字寿安，初为秦州刺史，累迁吏部尚书，唯事货贿，授官大小皆定价。有上党郡缺，有旨先叙高居。修义私已许人，抑居不与。居对大众呼天唱贼。人问居曰：‘白日官

庭，安得有贼？”居指修义曰：“此座上有违天子明诏，物多者得官，京师白劫，此非大贼乎！”指斥了卖官者。詹子忠评云：“受贿鬻官，非大贼而何！”

《南北朝新语》里的各色人等，形象都很鲜明。如卷四《狎侮》门有文载：“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王敬则脱朝服袒，以绦纠髻，奋臂拍张，叫动左右。上不悦曰：‘岂闻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张，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张。’王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踞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一场群魔乱舞的闹剧，连皇上都受不了了。还有如“徐子才嘲王姓者：‘有言则迂，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成羊。’卢元明因戏之曰：‘卿姓是未入人。’徐答云：‘卿安亡（《北史》作‘在上’）为虐，在丘为虚；生男为虏，配马成驴。’”这是在作文字游戏。

《南北朝新语》所反映的，还涉及到社会民生诸多方面。如卷四《痴呆》门有文载：“皇甫亮所居宅，标榜欲卖。买者问价，亮答云：‘为宅水淹不泄，雨即流入床下。’由此宅终不售。”真是个老实人。又如卷三《政绩》门有文诵：“安成郡多猛兽，常设槛阱。傅昭曰：‘人不害兽，兽不害人。’命去槛阱，竟不为害。”反映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理念，詹子忠评为“仁者之语”。又如卷二《姿仪》门载：“随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体过充壮，常服芦荟丸以自销损，犹为无益。”这是古人减肥失败一例，詹子忠评云：可笑！

所以总上看来，《南北朝新语》是一部“玄淡简远，诙谐多致”的著作。初读开首几篇，或许会感到枯燥无味，但逐步深入下去，就会觉得精彩纷呈了。尤其是卷二《品鉴》、《标誉》、《学问》、《作述》、《清言》、《掇对》和卷三《政绩》、《才略》、《豪爽》、《荐引》诸门，更是妙语连珠，佳句累累。充分体现了士人学子的才气和智慧，清谈之风，跃然纸上，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由于本书的主旨是惩恶扬善，褒颂真善美，贬揭假丑恶，让人明白是非，懂得爱憎，给人以启迪。

但就是这样一部极富思想内容，且又言简意赅的明季遗书，却因

当初刻校不精，讹脱多多，令人不堪卒读，故未得广泛流传，也不见历来书目著录。据所知，目前仅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存有一部原刊本，笔者曾于1991年在《文献》杂志第三期上撰文介绍过。北京中国书店也于1990年据此影印编入了《海王邨古籍丛书》，但未作任何处理。这次我们将之与南北朝史进行了对勘并标点整理，尽量减少原本不应有的错误，修复还原其本应有的面目，好让读者读来通顺，看个明白。

《南北朝新语》对学习与研究南北朝的历史、文学乃至语言文字（书中收有不少诗词联句和民谣俚语）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只是书后未未得及编个人名索引，否则还可像类书一样当作工具书使用，因为书中材料都是取自《南·北史》，只是分类编排了而已。救活一部古书，为“世说”体小说系列增添了一新品种，这是天津古籍出版社为发掘整理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新成就。承蒙不弃，委我以校注之责，虽自愧无能，但也算尽力了。是以说明如上；如有差错，望读者君不吝赐教。

高洪钧

2006年11月于天津陋室

《南北朝新语》自序

余雅好齐、梁间绮语，少年浮猎一二，以供操觚，未能概睹其盛。归田三十年来，乃得游意恣收，纸窗竹屋之中，松雨梧烟之下，若与颜、鲍、温、庾诸君相对语，洋洋如也。

常恨刘义庆不生於武德中，尽两京八朝而窥缕之，俾后之捉麈者得以窥炙辔悬河之奥，而摘藻者亦得以穷游鱼翰鸟之趣。几上置《世说新语》一编，思有以拟之。及其何元朗《语林》出，两床头捉刀人以为搥裂委琐，无所取裁，为之踌躇者几矣。

夫晋人尚清淡，每吐一语，辄玄淡简远，诙谐多致。义庆虽宋实晋也，沐浴江左之风流，故独能发其逸韵，而因以旁及于汉魏。无论宋、元人，不能肖其吻角。既以开元、天宝间语参之，亦觉有齟齬不相入者。何氏之蒙讥也固然，然临川摇笔之际，已为齐、梁以下之溢觞矣。

《昭明文选》，起自西京，以逮当时。至今骚坛无不侈口六朝，不知昭明特长于梁耳。设在仁寿、大业时，其能置韩陵片石、空梁落燕于不问耶？即无言文章，自孙资阴谋，两晋宣入辅；郑译矫制，而隋文受遗。汉祚之终，唐祚之始。此春秋战国以来，重见之阨会，而为庆兴之一大公案。读史者不于是处合观，另作扬榷，政如盲眼人说钜者白、黔者墨，能名而不能取耳。

屏居无事，辄取南北朝汇之，积以岁月，不觉成帙，部为四卷，品目倍于《世说》，而标题仍其旧名。其敢与临川王扬雄争道，亦聊以毕吾志也。

或曰南朝中华之雅，扬榷当矣，若腥膻之徒，足录乎？曰：吾以其语云尔，且吾以此充耕钓之娱，佐杯枪之剧，不以传也。

丙辰，世显方有赋楚之行，里中促膝，偶尔及之。世显妙龄领乡荐，累踏公车，抑而就仕。其于书靡所不窥。当下帷时，左右环列二十一史，手自抄纂：晋、隋以前诸书，编辑已就；所未竟者，唐、宋、元耳。同有嗜古之癖，余故不得秘。然第愿其存之帐中，不虞其竟付之剗剗也。

庚申，自楚走使者来告余。余且喜且愧，不佞以穷愁而著，世显以在官而写，均是风流罪过。然居冷局而任千秋之事，亦足以愧世之求田问舍者。贾太傅长沙之屈久矣，宣室之召当在旦夕。是《新语》也，非《论衡》比也，其亦太傅之《新书》矣乎！为序附使者以报之。是岁辛而为天启元年，漳浦林茂桂德芬甫撰。

《南北朝新语》又序

《新语》昉于江左之清谈，而宋临川王以宏才博识，荟而点缀之，遂成奇编。即今无论操觚者升堂，握麈者入室，其自方外士，以逮国闾之流，稍知书者，无不知有《世说》；谈吐之间，一或错口，则胡卢而笑之矣。至于一二好事家，刻烛扣铜，第能达大历以还时语，梁昭明《文选》之外，问以颜、谢、徐、庾、卢、薛交游作何娱乐，则不甚解也。间有渔艺猎稗者，又志在泛收，卒未能扬挖齐、梁、陈、隋之盛。盖自王氏《新语补》出，而世争赏之，皆自以为人人王、谢，语语临川，已不知临川以典午之风流，为六朝之暎带。当时幕府之宾，如太尉袁淑，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诸公，皆彬彬风雅，则其时士大夫所竞尚可知。而风声气习浸注，渐被将夷甫之清虚、彦辅之冲旷，自不择人。而能者则有晋必不可无南北朝；得南北朝之一啻而咀嚼之，不若错南北朝之全鼎而酣飫之也。

林德芬读书，尽窥瑯嬛之秘。弱冠魁南官，授深州刺史。辄罢归田间，牢骚愤懣之气，毕以舒泄于汲书蠹简之中；噍社角韵，杯枪剧谈，非齐、梁间语，略不置喙。每观其吐纳宛宛，希逸、孝绪从吻津溢出。其所著作，充斥汗竹，是编盖其一斑耳。万历丙辰，余探蔡帐，见而异之，亟乞以归。散局中政须此一破岑寂。思欲公之同志，而力未能裨办。泰昌庚申，乃积四稔俸余，捐而付之剡尉氏，庶几藉手以掄德芬之雅，扬如兰之味。若曰窃《论衡》之奇为《新书》之荐，则吾岂敢手哉！既报德芬而序之，僭次数语于简端。晚弟詹子忠世显甫拜撰。

题《南北朝新语》叙

临川王生长晋末，而取晋人语节次为《世说》，盖沐浴殷、刘，而灌漑乐、卫，言者之口与述者之手，奇情映发；辰翁之评，默契象外，真为精绝。明元朗氏衍之而作《语林》，改自西京，渔及胜国，博矣该矣。而事辞杂出，元美氏辄有影响之讥，是以删者十七，存者十三，始为《新语补》。今德芬林氏，取南北朝佳事佳话，辑为卷四，亦称“新语”，于以羽翼临川而节缩元朗，用志勤矣，厥功伟矣。

夫晋人另立门庭，别标韵致，大约以简冷清邃为胜。片言储不尽之义，一字作生平之目。南北诸君子，或亦饶为之，而能不为之也。夫能不为之者，乃所以真逼晋也，又何必晋人语哉！夷考其人，若弘景、少文之逸，织帘穿简之旷；敬弘、僧祐之朝隐，梁毗、柳或之正骨，杂之晋人中，谁分雄雌？且其牙慧落穆于晋人门庭，亦多吻合。即使不必吻合，政可各自为代。此德芬意中语也。詹世显氏评而梓之，倘亦刘辰翁之流乎，功不在德芬下矣。

天启辛酉春日，夏汭游士任肩生撰

目 录

南北朝墓誌

卷之一

孝友	1
烈义	9
严正	14
鯁直	22
清介	44
恬洁	62
雅量	70
谨慎	76
规箴	84
栖隐	97
料事	103
见败	107
图新	116
贤媛附妬妇	119
阴德	125

卷之二

品鉴	127
标誉	150

学问·····	180
作述·····	191
清言·····	204
玄解·····	208
机警·····	218
夙惠·····	229
捷对·····	235
命名·····	253
书法·····	257
姿仪附丑陋·····	260
游览·····	262
交游·····	265
酒食·····	267
巧艺·····	273

卷之三

宫闱·····	288
恩宠·····	301
除爵·····	321
政迹·····	324
才略·····	335
豪爽·····	344
镇定·····	353
荐引·····	358
报酬·····	363
膂力·····	369
佞幸·····	380
黜免·····	384
赦宥·····	387

惩戒·····	388
悔恨·····	394
死徙·····	399

卷之四

俭嗇·····	407
汰侈·····	410
狎侮·····	413
诞傲·····	417
险譎·····	430
忿悁·····	434
仇隙·····	443
嘲诋·····	448
纰缪·····	474
痴呆·····	482
黠货·····	488
征兆·····	495
伤逝·····	510
异迹·····	519
古物·····	531